

中國最大保皇派

陶鑄浮沉錄

權延赤/著



710622

中國最大保皇派

陶鑄浮沉錄

權延赤/著



A0185522



中國最大保皇派・權延赤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來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896 3687 圖文傳真：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1

ISBN 962 257 516 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一年・香港

陶鑄（右二）與康生（右一）在延安。



陶鑄調北京前與松樹合影。



前排左起：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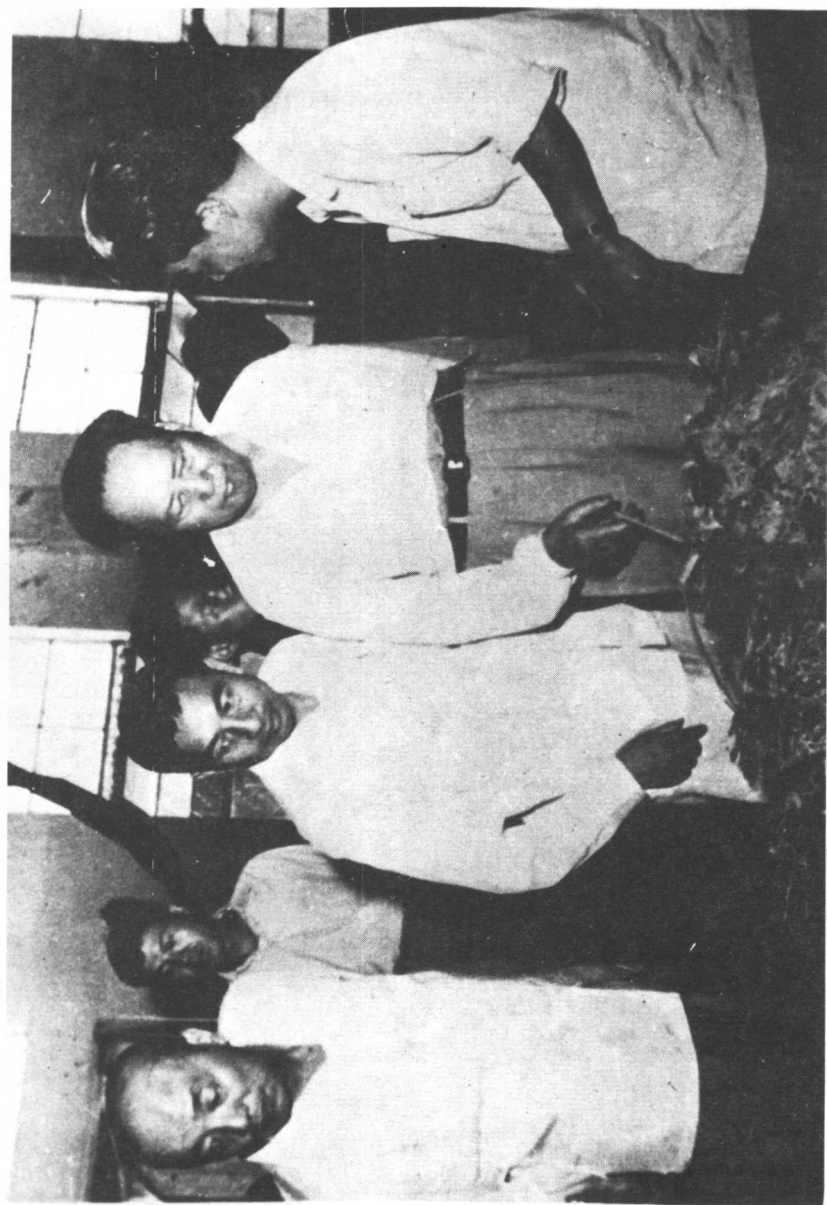
後排左起：羅瑞卿、聶榮臻、徐向前、陶鑄、葉劍英。



陶鑄夫婦與越共領袖胡志明。



左起康克清（朱德夫人）、陶斯亮（陶鑄女兒）、朱德、陶鑄、曾志（陶鑄夫人）。



陶鑄（左二）與楊尚昆（左一）陪同毛澤東視察。

四千金六〇年攝於羅
湖。左起李訥（毛澤東
女兒）、林立衡（林彪
女兒）、聶立（聶榮臻
女兒）、陶斯亮（陶鑄
女兒）。



9 1 1 9 1 9

被稱為「中國最大保皇派」的陶鑄，在文革初年，曾是中共最高層排名第四的顯赫人物，其地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

陶鑄文革前為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長期在廣東工作，上調中央後任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本書主要記述陶鑄在文革中的浮沉。他與四人幫正面鬥爭，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家日常事務，極力保護劉少奇等受害者。因其性格梗直火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終於黯然下台，被迫害至死。

陶鑄有個性，嫉惡如仇，擇善固執，在羣魔亂舞的年代，也算得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欲保他人而終不能自保，一生忠於毛澤東，而又死於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這可以說是陶鑄的悲哀。

本書對毛澤東的梟雄性格、林彪的奸險及江青的氣焰都描寫甚詳。細讀此書，對中國當代歷史，能多幾分感性的了解。

目

錄

三	黨內的一頭牛
一八	「一綫」和「二綫」
三三	山雨欲來
四六	淵源深長
六六	來到北京
七九	一屁股坐下去
九五	江青「交底」
一一三	成爲第四號人物
一二七	很不理解

一四〇	夫妻之間
一五六	江青大哭大叫
一七一	保劉鄧，我是對的
一八六	鬥爭逐步升級
二〇〇	「你要被動被動再被動」
二一五	林總，今天主席保了我
二二六	「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二四二	老子跟你拚了
二五五	「天哭」

那是一塊嶙峋的花崗岩巨石，矗立在廣州白雲山腹地，石上鑿刻了吳作人先生手書的「松風」兩個大字。碑石下葬有陶鑄同志的骨灰盒。

那天傍晚，立碑的同志們正在擦汗，一股深濃的涼風涌來，泡海水澡一樣舒適。大家敞開衣襟，眷戀這股風，忽聽得喀嚓喀嚓一聲巨響，千山擺簸，萬木鳴吟！人們驚駭地仰望天宇：黑雲浪涌，眨眼間已是天暝如翳。

「來雨了！」人們拔腿而奔。只跑出十幾米遠，眼前驀地掠過一道刺目白光，恍惚從繁雲黑絮之中探出一條銀閃閃的手臂，五指戟張，一揮到地，正是爲陶鑄立碑的位置，那碑石分明迸出火星來。火熄光寂，天地漆黑一團，最多三秒鐘的間隔，轟隆隆，崩雷爆裂。瞠目僵立的人中便有應聲跌倒。不是遭了雷殛，那是嚇的。掙扎着爬起身再跑時，狂風驟雨已是鋪天蓋地飛卷而來……

暴雨整整下了一夜，立碑的人們也一夜未睡。因爲有兩三個人一遞一句議論說，確實看見閃電擊中碑石。說多了，大家回憶當時情景，也都驚魂未定地肯定是那麼回事，甚至有人說聞到火石相碰才會發出的那種特殊的燃磷氣味。

早晨，雨霽雲散。人們放心不下，相約重上白雲山。

望見松風石，大家逡巡湊前。仔細打量，上下牙床忽然都拉開大距離，半天合不攏：嶙峋的碑石上，就在「松風」的「風」字旁，赫然一只大手印，五指戟張，入石三分有余！

這不成了陶鑄顯靈嗎？讀者不難想象碑石前這些人毛骨悚然的慘相。

事情理所當然地驚動了上面。德高望重的廣州市前副市長林西指着手印一口肯定：「是陶鑄的手

印！」公安部門經過技術鑒定，居然結論：「沒錯，是陶鑄的手印！」

陶鑄已經逝去十年多了啊！這些傳說大大超出了我的接受能力。我不信，一番爭吵之后，便買了去廣州的飛機票。那是自費，憋着一口氣呢。

我只能目瞪口呆地面對那塊嶙峋的碑石。

我只是又聽了一遍無法相信的「事實經過」。

回到北京，我就去找陶鑄的女兒陶斯亮。

我們熟悉，我叫她亮亮。那原因在於她的眼睛：熠熠有光，明媚照人。

她不喜歡大驚小怪，更不喜歡嘖嘖喳喳；時常流露一種靜謐無言的端莊神氣，一位老干部曾對我說：「我見了那么多高干子女，數亮亮穩重，有教養有風度。」

穩重的亮亮對我說：「聽說這件事後，我和母親也去看過。我還用手比了比。父親生前常和我比巴掌玩。那確是父親的手印。要澄清事實並不難，可是，要理解那事實就不容易了，還真有點說來話長……」

後來，我又做了一些調查研究。

後來我終於對那「陶鑄顯靈」有所理解。

後來，我寫了這部書。

我希望，看過這部書後，讀者也能多破除一些迷信，增加一些科學，對「陶鑄顯靈」這件事有所理解。

黨內的一頭牛

1964年12月26日。

北京的天氣正由「冬至」轉向「小寒」、「大寒」。

不過，在當時屈指可數的高級賓館北京飯店里，依然溫暖如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對照鏡面仔細刮淨胡子。他的左手抓住腮幫用力一捋，豐滿的腮肉蠕動着，在壓力下緊縮，又在失去壓力后鼓脹；他最后捏住了下頷肉輕搖幾回。

很光滑，褪了皮似地光滑。

他本是有名的大胡子，建國后那大胡子的形象便被人漸漸淡忘，闊腮永遠青幽幽的泛出光。他胖了，却決不臃腫，四方臉盤仍是有棱有角。他喜歡剃光頭或是留平頭，那是男性强悍武勇的象征。現在許多青年時髦留長發，那是溫柔安逸的象征。雖不能絕對這樣說，但舒適安逸的生活越久，留長發的青年就會越多，花樣名堂也越多，尋找男子漢也越困難。當然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往後看，讓歷史結論。

陶鑄的手仍然停在下頷那里，不再搖。但是他已經心潮澎湃了。

熟悉陶鑄的人都知道，他的手脖子上有一圈濃重的汗毛，生得興旺發達，黑森森，亮閃閃。那是情緒的「溫度計」。低沉時，那一圈毛便鬱鬱寡歡地倒伏着，一動不動貼了黃皮膚發呆，一旦激昂，

那里毛便一叢叢一簇簇地膨脹着直立起來，震顫着似要飛揚。

現在，那圈汗毛便奮張着飛揚起來：

今天是毛澤東主席的生日。今天是毛澤東邀請他去吃飯，去喝茅臺酒！

他正值盛年——56歲。

他不斷受到重用——當時尚未結束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他已經擔負了不少重要職務的官身上，又增加了一個重要官職：國務院副總理。

然而，這不是終點，只是新的起點。他還要蒸蒸日上。在毛澤東所信任和賞識的人中間，他是佼佼者。

他在政治上，擁護毛澤東，緊跟毛澤東，崇拜毛澤東。在私人感情上，他熱愛毛澤東，感激毛澤東。這種感激是由于得到理解，受到愛護、保護，甚至是……祖護。

他有一副火爆爆的時常令人尷尬令人難以忍受的炮筒子脾氣。這是不少老人的評價。更多的戰友說他是一團烈火，能烤熱你，也能灼傷你。

妻子的形容很簡單：「他是一副燃油似的性子，一點就着。」

外甥劉志修自小在陶鑄家長大，他對舅父的形容大膽、真實、具體：「陶鑄身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有時剃光頭有時理小平頭，貌不驚人氣勢逼人。他是A型血，膽汁質，脾氣爆，性烈如火。典型的農民出身的實干家，動作粗魯，不拘小節，風風火火。他無論干什么都是大幅度動作，只要他一回來，你就聽吧：開門，走路，脫衣，喝茶，拉動抽屜，一切都是轟轟響。連吐痰都能震動四壁！

「他爲人剛正不阿，但不能算是政治家，太少城府，只能說是個實干家。所以常能看到他拍桌子的現象。拍桌子瞪眼，汗毛還支楞起來，要打架似的，很嚇人。對同級、上級都有過這種情況。他不是那種有口皆碑的人，他是有爭議的人。愛他的人愛得作夢都想，怕他的人怕得不敢見面，惱他的人惱得提起他名字就罵……其實這不同態度的人都是他的同志，而不是什麼敵人。」

「他生活上隨便。艱苦樸素，不修邊幅。經濟困難時期，每人每月供應二兩油，半斤肉，他確確實實做到了。一次，廚師周師傅爲他做了辣子炒肉。他皺皺眉，吼了一嗓子，把廚師吼來了。他說：這一個月我的肉已經吃到定量，這盤肉是怎么回事？廚師說：這是管理處送來的，照顧你最近鬧病，身體虛……陶鑄罵了一聲難聽的，抓起那盤肉就往痰盂倒。我們都叫起來：這太浪費了，哪怕送給工作人員吃呢？陶鑄變臉變色說：是浪費了。可是不做這麼絕，下次他們還會搞這鬼名堂！平時桌上灑一粒米，他都要用手抓起來往嘴里放。這次却硬是把一盤肉全倒進了痰盂。做得太絕了，從此再沒人敢爲他搞特殊。」

「廚師受不了這個氣，對我發牢騷：伺候你舅舅比伺候國民黨將軍還要難。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對舅舅傳這個話。我本是想提醒他，他却發脾氣拍了桌子：混帳！把我跟國民黨將軍比！」

「後來我才明白，他跟國民黨斗爭幾十年，從八一南昌起義到廣西剿匪，無數戰友死在國民黨槍口下，他又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坐了五年，受盡了酷刑，提起國民黨當然是咬牙切齒，不共戴天。」

「他把廚師叫來，光火地問：我只要點辣椒青菜過日子，怎么就比國民黨將軍還難伺候，廚師也賭着一口氣：問題就在這裏，什么也不叫買不叫做，這還不是難伺候？陶鑄大聲說：炒一個辣椒難

還是炒十個肉菜難？廚師索性講了實話：我是跟你吃一樣的飯呢，你不吃我能吃到嗎？我還不如在大食堂干呢！

「陶鑄怔了半天，猛地拍響桌子：你去大食堂吧，我另找不吃肉的來！就這樣，他辭退了周師傅，另換了一位不打算沾光的余師傅來做飯。」

「秘書，司機，警衛員也都說陶鑄難「伺候」。秘書說：他整個一個工作狂。沒明沒夜地干，誰能陪得起？」關秘書說：那天下一點，我熬不住，睡着了。他没批評我，醒來發現我還給我蓋了東西。憑這一條，陪不起我也要陪。張秘書說：他犯了痔瘡，還是沒命地干，參加公園的義務勞動，回來一褲襠都是血。勸他休息，第二天他又去了公園。廣州市每個公園都有他挑的土，栽的樹。可有誰知道他每天流一褲襠血呢？回來還辦公，屁股没法坐，就用汽車輪胎打上氣，坐下去繼續辦公。這股子工作精神，再難「伺候」我也願意「伺候」他……

「司機和警衛員說：「伺候」陶鑄真累，天天覺不够睡。他一年有三分之二時間在下面跑，就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就連走在路上也不清閑，也要找事。」

「有次下鄉，走半路他叫車停下來，派人將縣委書記和縣長叫來，匯報公路建設情況。縣領導滔滔不絕，又是數字又是實例。他總是搖頭，說問題沒匯報清。末了把他們一起拉上汽車，叫他們想，而汽車就在那○○公里長的公路上沒完沒了來回來去地開。陶鑄問：「想好了沒有？」縣委書記搖頭。陶鑄說：「我用屁股都想出來！」又過了片刻，大概是琢磨出味道了。縣長和書記說別開了骨頭顫散架了。陶鑄問他們想清楚沒有？他們說想清楚了，他們的匯報有水份，表面化。至少這○○公里的路